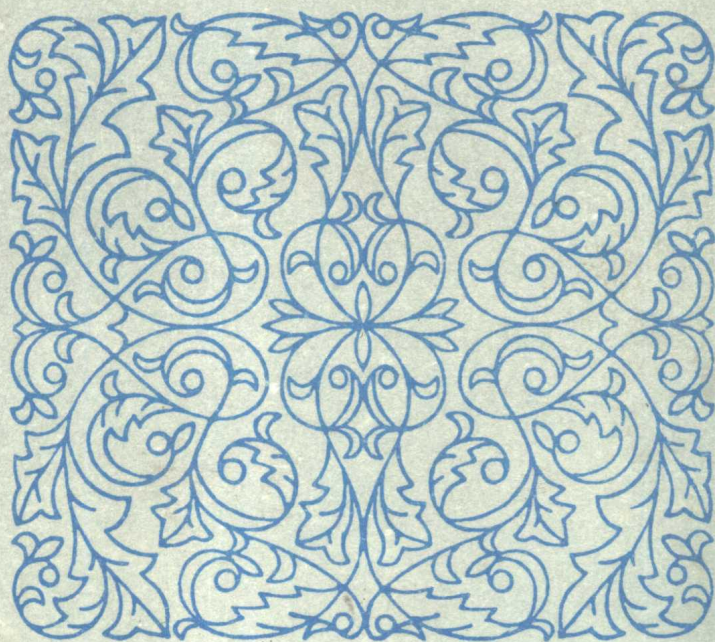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49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49 ·

語言·文字類

語文通論

郭紹虞著

語文通論續編

郭紹虞著

語言與文學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

上海書店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

語
言
與
文
學

Wt 648 / 1403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發行

語言與文學 (全一冊)

上海實售中儲券八十七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會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萬適儲 柳啓新) (二一五五四)

本書據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7年版影印

PHILOLOGY AND LITERATURE

1. "Poetry is the Expression of Earnest Thought."
.....Tzu-Tsing Chu
2. A Semantic Study of 司徒,司馬,and 司空.....Hsu-Ta Yang
3.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Classifications of
Ancient Vowel Groups.....Wang Li
4. A Discussion on 逍遙遊.....Pu Chiang-Tsing
5. The "*Fox-Odour*"(狐臭) and the "*Hu's Odour*"(胡臭)
.....Yin-Koh Tschen
6. The Meanings of 省 and its Varient 徭 in Bone
Inscriptions.....Wen I-To
7. Remnants of Some Ancient Classical Expressions
in the 登州 Dialect.....Hsü Wei-Yü
8. On 秦誓.....Kao Sung-Chao
9. An Explanation of "執訊獲醜" in the 詩經.....Pi Toh
10. Why are the 九歌 Not Folk-songs.Sun Tsok-Yun
11. 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ion of 樂府.....P'eng Li-Tien
12. Collation of Notes on the Authorships of Some
Poems in the 樂府詩集.....Yü Kuan-Ying
13.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Some Poems by 李賀.
.....Li Chia-Yen
14. Stein:Central-Asian Relics of China's Ancient
Silk Trade.....Translated by Chen Kuo-Liang
The Socie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語言與文學目錄

詩言志說	朱自清(一)
司徒司馬司空釋名	楊樹達(四)
古韻分部異同考	王力(五)
逍遙遊之話	浦江清(九)
狐臭與胡臭	陳寅恪(一九)
釋省省(契文疏證之一)	聞一多(二五)
登州方言考略	許維遹(三)
秦誓攷	高松光(四)
詩『執訊獲醜』解	畢鐸(五)
九歌非民歌說	孫作雲(二五)

樂府始於漢武帝辯·····

彭麗天(二九)

樂府詩集作家姓氏考異·····

余冠英(二七)

昌谷詩校釋·····

李嘉言(二九)

中亞所出漢繡殘片及漢代尺度·····

英國斯坦因(A. Stein)作
陳國良譯(二九)

語言與文學

詩言志說

朱自清

獻詩陳志

賦詩言志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作詩言志

(一)

今文尚書堯典記舜的話，命夔典樂，教胄子，又說：

詩言志〔註1〕，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鄭玄註云：

詩言志說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註2〕。

這裏有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襄公二十七年左傳，也有『詩以言志』的話。那是說『賦詩』的，而賦詩是合樂的〔註3〕，也是詩樂不分家。據顧頡剛先生等考證，堯典最早也是戰國時才有的書〔註4〕。那麼，『詩言志』這句話也許從『詩以言志』那句話來〔註5〕，但也許是彼此獨立，同出於另一個源頭。

說文言部云：

詩，志也。〔志發於言〕。从言，寺聲。

古文作𠄎，从言，𠄎聲。楊遇夫先生云：

志字从心，𠄎聲，寺字亦从𠄎聲。𠄎、志、寺、古音蓋無二。古文从言𠄎，『言𠄎』卽『言志』也。篆文从言寺，『言寺』亦『言志』也。……舊詩以言志爲古八通義，故造文者之制『詩』

字也，即以『言』『志』爲文；其以『世』爲『志』，或以『寺』爲『志』，『音近假借耳。……

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徑以『志』釋『詩』〔註6〕。

照這樣看，『言志』這意思在前，『詩』這個字在後了。但是『言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詩經裏說到作詩的有以下十二處：

1.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魏、葛屨）
2.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墓門）
3.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小雅、四牡）
4.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小雅、節南山）
5.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6.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巷伯）
7.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8.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大雅、卷阿）

9.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

10.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大雅、桑柔）

11.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大雅、崧高）

12.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這裏明用『作』字的八處，其餘也都含有『作』字意。（1）最顯，不必再說。

（2）傳云，『訊，告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可使工歌之，是謂之告。』經典釋文引韓詩，『訊，諫也』。說文言部，『諫，數諫也。』段玉裁云『謂數其失而諫之。凡譏「刺」字當用此』。（8）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9）箋云，『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汝）』。『註？』。

作這些詩的用意是什麼呢？不外乎諷與頌，詩文裏說得明白。像『以爲刺』

『以訊之』『以究王誥』『以極反側』『用大諫』『顯言諷諫，一望而知。四牡的』『將母』來證，『箋云，』諗，告也。〔註〕。……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與巷伯的『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四月的『維以告哀』，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樂工的歌唱，以告於在上位的人，也該算在諷類裏。桑柔的『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女（汝）雖觝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汝）所行之歌，女（汝）當受之而無悔。』那麼，也是諷了。爲頌美而作的，只有卷阿的陳詩以『遂歌』，『尹吉甫的兩『誦』。』卷阿傳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陳志』就是『言志』；因爲是『獻詩』或贈詩（如崧高烝民），所以『言志』不出乎諷與頌；而諷比頌多。

國語周語上記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

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

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六趙文子冠，見范文子，范文子說：

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祇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

襄公十四年左傳記師曠對晉平公的話，大略相同；但作『瞽爲詩，『無獻詩』明文。

從這幾節記載看，可見『公卿列士的諷諫是特地做了獻上去的，庶人的批評是給官吏打聽到了告誦上去的（註9）。』獻詩只是公卿列士的事，輪不到庶人。而說到獻詩，連帶着說到瞽、矇、瞶、工，都是樂工，又可見詩是合樂的。

獻詩的記載可是少，顧頡剛先生舉過兩個例（註10）。昭公十二年左傳，子革對楚靈王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轡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憺憺，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國語楚語上記左史倚相的話：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

祈招是逸詩。懿戒，韋昭說就是大雅抑，『懿讀之曰抑。』『自儆』可以算是自諷。這兩個故事雖然都出於轉述，但參看上文所舉詩經中說到作詩用意諸語，似乎是可信的。獻詩陳志，決不能是託古的空想。

這兩個故事在春秋以前，但春秋時代獻詩的事也還是有的，從以下四例可

見：

1.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隱三年左傳）
2. 狄人……滅衛。……衛之遺民……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閔二年左傳）
3.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全上）
4.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文六年左傳）

（1）詩序云『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2）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註11〕}（3）序云，『（鄭）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4）序云，『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詩序雖多穿鑿，但這幾篇與左傳所記相合，似乎不是向壁虛造的^{〔註12〕}。詩經中『人』字往往指在位的大夫君子^{〔註13〕}，這裏的『衛

人』『鄭人』『國人』都不是庶人；詩序以『鄭人』爲公子素，更可助成此說。『賦』就是『使工歌之』；『碩人』要歌給莊公聽，載馳要歌給戴公聽，清人要歌給文公聽，黃鳥也許要歌給康公聽。這些也都屬於諷類。

『詩』這個字不見於甲骨文金文，易經中也沒有。今文尚書中只見了兩次，就是堯典的『詩言志』，還有金縢云，『于後（周）公乃爲詩以詒（成）王』，名之曰鴟鴞。『堯典』晚出；這個字大概是周代才有的。獻詩陳志的事，照上文所引例，大概也是周代才有的。是先有言志的詩，然後才有『詩』這個字。但詩經中也有三個『詩』字，見上引。那三篇詩時代大概較晚，『詩』字已經造成，所以採用進去。巷伯那篇，詩序以爲在幽王時，崧高呢，明言宣王時人所作，上距周公陳詩，都已好幾百年。只有卷阿，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即使可信，也當在周公陳詩之後，不過我頗疑心『詩』字不會出現得那麼早。金縢篇顧頡剛先生以爲是東周時所作（註¹⁴），詩序又不盡可靠，而詩經中說到作